

ang bu liao de shi bing xiong di

部队文艺工作者的情感、生活和友谊

忘不了的 士兵兄弟

黄劭 著

ren min wu jing chu ban she

人民武警出版社

散文集

忘不了的士兵兄弟

黄 劼 著

人民武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忘不了的士兵兄弟/黄劼 著. - 北京: 人民武警出版社, 2002. 4

ISBN 7-80176-014-X

I. 忘… II. 黄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20051 号

人民武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西三环北路 1 号 100089)

天利华印刷厂印刷

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5.625

字数: 110 千字 印数: 1~2000 册

定价: 14.80 元

序言

武警部队某部政委、少将 张德顺

✻
序言
✻

《忘不了的士兵兄弟》是黄劭同志的第二本散文集，这也是我第二次为他的文集作序。

在上部散文集《母亲河悠悠》的序言里，我对黄劭同志的作品总的评价是：有兵味，有感情。我多次下到基层部队，基层的同志对《母亲河悠悠》读后深有感触，普遍反映这部作品真正写出了我们武警官兵的生活和感情。很多战士不止一次地流着眼泪读完了全书，有的甚至可以整个章节整个章节地背诵出来。我听说，很多熟悉黄劭同志的干部还把这本书推荐给爱人、战友、父母。亲友们看了之后，感慨万千地说：“我们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军人了。”河池地区支队的一名干部把这本书送给了他的岳母，岳母看完之后，说：“我的女儿嫁给你们军人放心了。”黄劭同志作品的感染力能达到这样的境界，我认为，他已经逐步

走向成熟了。

黄劭同志现在担任文工团团长的职务。繁忙的部队管理工作和艰巨的作品创作任务，使黄劭同志没有更多的精力来进行文学创作。可是，在新的世纪第一年，黄劭同志就给我扛来了一部十多万字的散文集，每篇作品都是写部队文艺战士的。我很惊奇，也很高兴。惊奇的是，黄劭同志那么忙，却能在业余时间集中精力写出这么多东西来，确实不容易；高兴的是，他能够把文艺战士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反映出来。

黄劭同志说：“我从不爱在外面娱乐游玩，有点时间就呆在家里写东西。”这是件很好的事情。我曾经多次说过，文工团的孩子们很可爱。他们懂礼貌，肯吃苦，能按照部队的条令条例严格要求自己，没有一个人去干违法乱纪的事情。我多次下基层，常听到一些有关文工团好的反映，说文工团的男兵女兵下到部队演出，能坚持“为兵服务，为基层服务”的方针，把机关好的作风和好的思想带到基层，没人摆架子，没人乱提要求。还有更为可敬的一条，就是他们特别能战斗，特别能吃苦。柳州地区支队的领导给我反映，有一次文工团下到一个中队慰问演出，晚上演出结束时，天突然变了，下起了倾盆大雨。为了保护设备，文工团不管是男兵还是女兵，全都冲进了雨中。这个时候正是秋天，天气很凉，大家都劝女兵们回去躲雨，可是没有一人听招呼，都和男兵们一样，坚持把所有设备搬运完毕，最后，大家都冻得瑟瑟发抖，使基层的官兵很受感动。

-----* 散 文 集 *

这几年，文工团的干部战士都积极上进，安心敬业，完成了很多次艰巨的演出任务，总部首长多次给予他们表扬。他们曾数十次在全国获得各项大奖，歌舞晚会《国旗·警徽·壮乡》获得全国武警部队“国庆献礼工程”一等奖，小品《新房轶事》获得全国武警部队第五届文艺奖小品类一等奖，并代表总部参加全军、全国汇演，又获得全军文艺奖和第十一届全国群星奖金奖。更为可喜的是，自1999年起，文工团因部队管理和业务成绩突出，连续三年被总队评为“基层建设先进单位”。

文工团是我们总队全面建设的一个重要窗口，在我们的文艺战士中间，有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。今天，黄劭同志能把他们真实地反映出来，我很欣慰。这本书我认真地看了一遍，看得出黄劭同志的进步很大，语言朴实，篇篇都满注着真情实感，有很多地方让我深受感动。尽管，这本书写的是文艺战士的生活和感情，但是，它所反映的也是一名普通武警战士的生活和感情，如果我没说错的话，其实这本书所展示的就是武警部队广大官兵生活的缩影。所以，我觉得很有必要把这本书推荐给我们的基层官兵，相信我们的战士们能在这部文集中找到自我，从而更自觉地沿着自己的人生轨迹奋勇前进。

最后，我还是那句话，祝愿黄劭同志创作出更多属于时代、属于军人的作品。同时，也祝愿我们的文工团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。

祝愿部队文艺开放出灿烂的花朵！

目 录

❖ 序言	(1)
❖ 大山	(1)
❖ 焙茗	(8)
❖ 月月	(13)
❖ 可可	(20)
❖ 媛媛	(26)
❖ 璎璎	(34)
❖ 老马	(42)
❖ 依雯	(49)
❖ 筱雁	(55)
❖ 紫阳	(61)
❖ 婉儿	(67)
❖ 严君	(74)
❖ 珊珊	(81)

❖ 莎妮	(87)
❖ 龙哥	(93)
❖ 茜茜	(99)
❖ 月谨	(107)
❖ 老猜	(113)
❖ 娟子	(119)
❖ 冰雪	(125)
❖ 伢伢	(132)
❖ 晨海	(139)
❖ 冰冰	(145)
❖ 玉瑚	(152)
❖ 铁麟	(160)
❖ 后记	(167)

2

❖
目
录
❖

大山

“哇！队长，那是什么？”女兵琳跟着大山一走进他的家时，突然大声叫了起来。

大山吓了一跳，定眼朝着让琳大惊小怪的桌面上望去，只见桌面上放着一个碗，碗中直挺挺竖起一枝足有一尺来高的绿色花束。他不好意思地笑了，这碗中竖起的并不是什么花束，而是一个星期前没有吃完的粽子，因为发霉变质长出了高高的绿色茸毛。那天，大山在家中用早餐，突然接到电话，要他马上回到团里排练。他把没有吃完的粽子往桌上一放，计划晚上回来再用，谁知回到团里忙起来什么都忘了，一下子就过去了一个星期。

琳更为大惊小怪起来：“队长你真行，可以培养这么美丽的花！”

大山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到此为止，天机不可泄露！”

这是大山在妻子去北京学习那段日子经常闹的笑话之一。

大山是演出队的队长。他从小就喜欢拉二胡。大山

说，我从小就喜爱文艺，现在我的工作是搞文艺，所以我的爱好也就是工作。大山平时从不去玩，每天晚上都猫在团里，即便是星期六星期天，没什么事他也不回家。大山的家离文工团驻地有5公里，他经常把妻子拉到团里分给的小单间来住。妻子有时生气地说，你自己不要家也就算了，搞得我们都有家不能归。每当这时，大山总是调侃地说：“哎，一个堂堂的男子汉，我也就只有这个本事了，带着老婆孩子背井离乡。”

这就是大山，他一忙起团里的事，就往往忘了很多事情。

但是，大山也有一心二用的本领。有一段时间，大山接到总队的一项任务，要他在一个月之内写出十集电视剧《追击》的脚本。大山是总队的才子，30岁以前出过两本小说集。他原本在总队宣传文化处负责文艺创作工作，领导要他下到文工团任演出队队长，也主要看中他这一点，希望他到了文工团之后能把文艺创作搞上去。这次，总队为了宣扬典型，准备拍一部电视剧，编剧人选自然想到了大山。总队说，给大山放一个月的假，在家里抓紧时间把任务完成好。但是这个时候团里正在排练“七一”大型晚会的节目。大山说：“不要紧，我一边排练，一边写本子，两不误。”有人不信，大山说：“我就是有这本事，我写东西的时候，只要你们不和我讲话就行了，即便旁边放炸弹也影响不了我。”说来也怪，大山就是厉害，每天排练时，他就捧着一本厚厚的稿纸，带着队伍下到礼堂。舞台上演员在排练，他就下面写本子，谁做动作不认真，谁的

动作不到位，都甭想逃过他的眼睛。有几回，个别演员排练得累了，动作做得有气无力，但每次都逃不过大山的眼晴。大山放下手中的稿纸，走上舞台，立马“开训”：“干工作的时候，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，这都是摆在台面上给大家看的东西，希望你们不要给自己丢面子。”说得大家在台上谁也不敢马虎。大家说：“小心一点啵，队长长了三只眼呢！”

大山说，工作上的事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总是放心不下，一天不到团里，心里总感觉少了一些什么。

有一回，岳母从遥远的北方老家来到部队看外孙。大山从火车站把老人家接回家中之后，妻子交代到菜市场去买几样菜回来。妻子的话就是圣旨，大山二话没说，骑着摩托车就飞了起来。菜市场 and 文工团在同一个方向，大山可谓“轻车熟路”，一边走便一边想着团里的一些事情，想着想着便过了菜市场到了团里。当他和队里的几位同志一谈起下个星期演出的事情时，算是彻底将买菜的事情忘了。不知不觉，一下子就到了中午开饭的时间，大山一边和队里的干部谈着工作，一边随着部队进了饭堂。当大山举起筷子准备用饭时，通信员跑来报告说：“队长，嫂子来电话了！”

“呵，我马上来！”

大山一拿起电话，妻子在那边就不满意了，责备他说：“都几点了，你干什么去了！”

妻子这么一说，大山顿时醒悟过来了，一拍脑袋，忙不迭地向妻子赔礼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忘了买菜

这事了!”

“你心里根本没有我们家的人!”妻子声音粗了起来,狠狠地说:“你不要回家,反正你没有这个家!”说完,“啪”地就把电话挂了。

大山不敢吱声。妻子平时性情很是温顺,在工作方面从不对他说半点责怪的话。亲朋和邻居看到大山经常不回家,让妻子一个人忙得不亦乐乎,便说大山这个人没有家庭责任感。妻子总是解释说,他工作忙,我也习惯了。今天,妻子是结婚以来第一次生这么大的气。大山深感不安,忙向团领导请了个假,便跨上摩托车风一样向家里驶去。

4 回到家,妻子、小孩和岳母都不在,家里空荡荡的。大山知道,妻子肯定带着岳母到外面去吃饭了,于是不作多想,就“噌噌噌”地出门下楼,骑着摩托车到大院附近的小炒店去寻人。

✱
大
山
✱

妻子她们果真就在门口的小炒店里吃饭。桌上摆着几碟菜,妻子正对门坐着,岳母和儿子坐在两边。妻子先是发现了他,好像什么也没看见一样,又低下头去吃饭,不理他。岳母忙叫服务员再拿套碗筷来,叫大山赶快坐下吃饭,不要饿坏了。两岁多的儿子一见爸爸来了,扑到大山的怀里,问:“爸爸,你帮我买‘奥特曼’玩具了没有?”

大山忙对岳母说:“对不起,对不起,临时有事!”

岳母笑着叫大山快点吃饭,说:“一家人,还那么客气干嘛,没事,没事!”

妻子还在生大山的气,一边给母亲和儿子夹着菜,一

边低下头只顾自己吃饭。

大山讨好地夹起菜要放进妻子碗里，妻子把碗“呼”地端了开来，侧到一边去了。

岳母这时开始说女儿了：“人家工作忙嘛，有什么关系哩？”

妻子始终不理大山。于是，各自埋头吃饭，谁都不吭声。

后来，这场“冷战”通过岳母在中间多次做工作，才在三天之后结束了。大山想，如果没有岳母，恐怕这场“冷战”还不知道要持续到哪一天呢。因为，妻子是个顶要面子的人。

妻子原谅了他。过了不久，岳母也走了，家中又经常只剩下妻子一个人在忙着家务，忙着儿子。但是有一天，妻子突然告诉大山，说单位上有一个到北京进修的指标，准备安排她去学习，时间半年，她很想去，但是又放不下儿子和这个家。大山想了想，说：“去吧，这个机会很难得！”大山没有理由阻止妻子，因为妻子为他的工作已经付出了太多太多。

“我担心的就是儿子！”妻子怕大山一忙起来，什么都顾不上。

“以前我不是‘模范丈夫’吗？如果你去的话，儿子白天我送幼儿园，晚上接回来，最多我跟领导请个假，不出操就行嘛！”大山调侃地笑了。的确，以前没有到文工团之前，大山下班后便洗衣、做饭，忙个不休。邻居和朋友都羡慕妻子，说你丈夫真是模范，打着灯笼都找不到，

说得妻子心里甜滋滋的。

妻子说：“如果是以前，我倒相信你，但是现在，我还是担心。”

不管妻子怎么担心，也不管妻子怎么经常打电话来提醒他，大山还是经常不是忘了这个便是忘了那个。有一个星期天，大山早上起来，一摸儿子额头，发现有点儿低烧。他心想，可能是晚上没盖好被子凉着了。他又想，今天还得排练，干脆叫通信员来照看一下儿子，反正儿子也没什么大事，而排练场那边是离不了人的。

大山给通信员交代一番，叫她把儿子看好，中午等他回来做饭吃。

通信员是个16岁多的小姑娘，她说：“队长，请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您的宝贝儿子的。”

大山放心地到团里排练去了，谁知这么一忙，就忙到下午3点多钟。当战士问到大山的儿子时，他说：“坏了！”便跟其他干部交了几句，匆匆地赶到了5公里外的家中。

果然，家中情形和大山想象的差不多：只见通信员抱着儿子正哭成一团，儿子脸上已烧得通红通红，一摸烫得吓人。大山问：“还没吃饭？”

“嗯。”通信员“哇”地一声哭了起来，好是伤心委屈。大山摇了摇头，心想，才16岁多的人，还是个孩子哩，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，这也难怪她。

后来，儿子的病是好了，但是妻子也知道了这事儿，把大山好是责怪了一通。妻子说，我还是早点回来吧，要

✧ 散文集 ✧

你养儿子，不把儿子养成“泥猴子”才怪呢？

大山说，没事没事，以后决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。

后来事情发生了没有？战士们总结说，我们队长啊，带兵可以，带儿子可就不行了。

妻子也是这样讲他。

每当这时，大山只是笑笑，无话可说。

✧
大
山
✧

7



焙茗

8

✱
焙
茗
✱

元旦这天晚上，焙茗从桂北来了电话。我问：“情况怎么样了？”焙茗笑得依然像在部队一样，连说：“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有好几个单位对我有兴趣呢！”我想是的。焙茗条件多好，党员，优秀士兵，班长；更重要的是，她这个人过硬，有着一股压不垮的犟劲儿。

焙茗是我从艺校特招来的舞蹈演员。当时年岁不大，16岁多，人长得小巧玲珑。然而却是从不叫苦的。我到新兵连看她们时，新兵连的领导说，她是全连惟一没有哭过的女兵，训练、劳动总是抢在最前面。

这，我也是看在眼里的。下文工团后，她在我的印象中，好像成天都是忙忙碌碌的，帮厨，打扫卫生，拔草，演出装台扛道具箱等。有时我劝她，一个小姑娘家，别太累着了。可她笑得脸儿红扑扑的，说：“不要紧的，我爸叫我出来当兵，就是为了磨炼我。我不能让爸爸失望！”

焙茗说她爸爸很爱她。以前她在外地读书时，每次回家，爸爸都要到车站接她，然后带她去玩游戏机，两人玩

得像两个顽童一样开心；回校时，爸爸也是拎着煮得香香的茶叶蛋到车站送她。车开动时，爸爸常常抑制不住自己，偷偷地拭着眼睛。可焙茗从来不哭，她说，如果我哭的话，爸爸会更难过的。

到部队后，焙茗说我不会让爸爸生气的，我要做爸爸的乖乖女。爸爸常说吃得苦中苦，方得甜中甜。我从小就羡慕军人，我要做一名真正的军人。还是第一年当新兵时，焙茗说，明年我要争取当班长。

然而到第二年时，焙茗的家里却出现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。焙茗的表姐找到了我，说要为焙茗请假回家，因为焙茗的爸爸患了肝癌，已经病在床上好几个月了。家里来了电话，说爸爸已快不行了，想让焙茗回去见上最后一面。我一听急了，忙叫她们队里安排好，让焙茗马上跟表姐回家。由于表姐不敢讲爸爸的病情，只是说家里想她，叫她回去一趟。焙茗不干了，她当着我们的面和表姐吵了起来。焙茗说，下个星期就要演出了，排练很紧张，我一个新同志这个时候回家，影响多不好，说得表姐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说不要紧的，回去看一下就回来，大家都不会怪你的。队领导也纷纷劝说起来，焙茗才极不情愿地答应下来。她一边随着表姐走一边回过头来说，我很快就会回来的。

焙茗的爸爸是她回去的第三天过世的。焙茗的表姐打来电话说，焙茗很伤心，成天都在哭个不停，身体虚得都快支不起来了，可能要晚几天才能回去。我们说，把家里的事情办完再说。